

御纂朱子全书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

春秋

綱領

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。要見當時治亂興衰。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。初閒王政不行。天下都無統屬。及五伯出來扶持。方有統屬。禮樂征伐。自諸侯出。到後來五伯又衰。政自大夫出。到孔子時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。故孔子作春秋。據他事實。寫在那裏。

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。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。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。那箇字是舊史文。如何驗得。更聖人所書。好惡自易見。如葵丘之會。召陵之師。踐土之盟。自是好。本末自是別。及後來五伯既衰。涇梁之盟。大夫亦出。與諸侯之會。這箇自是差異不好。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。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。如王人子突救衛。自是衛當救。當時是有箇子突。孔子因存他名字。今諸公解。却道王人本不書字。緣其救衛。故書字。孟

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。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。作春秋。說得極是了。又曰。春秋無義戰。彼善於此。則有之矣。此等皆看得地步闊。聖人之意。只是如此。不解恁地細碎。

問春秋曰。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。使人自觀之。以爲鑒戒耳。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。則誅亂臣賊子。若欲推求一字之間。以爲聖人褒善貶惡。專在於是。竊恐不是聖人之意。如書卽位者。是魯君行卽位之禮。繼故不書卽位者。是不行卽位。



之禮。若威公之書卽位。則是威公自正其卽位之禮耳。其他崩薨卒葬。亦無意義。

春秋有書天王者。有書王者。此皆難曉。或以爲王不稱天。貶之。某謂若書天王。其罪自見。宰咺以爲冢宰。亦未敢信。其他如莒去疾。莒展與。齊陽生。恐只據舊史文。若謂添一箇字。減一箇字。便是褒貶。某不敢信。威公不書秋冬。史闕文也。或謂貶天王之失刑。不成議論。可謂亂道。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。不貳過。至作春秋。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。可謂

桑樹著刀。穀樹汁出者。魯威之弑。天王之不能討。罪惡自著。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。又如貶滕稱子。而滕遂至於終。春秋稱子。豈有此理。今朝廷立法。降官者。猶經赦叙復。豈有因滕子之朝威。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。

春秋所書。如某人爲某事。本據魯史舊文。筆削而成。今人看春秋。必要謂某字譏某人。如此。則是孔子專任私意。妄爲褒貶。孔子但據直書。而善惡自著。今若必要如此推說。須是得魯史舊文。參校筆削。

異同。然後爲可見。而亦豈復可得也。

或論及春秋之凡例。先生曰。春秋之有例。固矣。奈何非夫子之爲也。昔嘗有人言及命格。予曰。命格誰之所爲乎。曰。善談五行者爲之也。予曰。然則何貴。設若自天而降。具言其爲美爲惡。則誠可信矣。今特出於人爲。烏可信也。知此。則知春秋之例矣。又曰。季子來歸。以爲季子之在魯。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。初何有大功於魯。又况通於成風。與慶父之徒何異。然則其歸也。何足喜。蓋以啟季氏之事而



書之乎。

或人論春秋。以爲多有變例。所以前後所書之法。多有不同。曰。此烏可信。聖人作春秋。正欲褒善貶惡。示萬世不易之法。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。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。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。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。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。

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。本是明道正誼。權衡萬世典刑之書。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。皆是因人心之敬。



肆爲之詳畧。或書字。或書名。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。最是斟酌。豪忽不差。後之學春秋。多是較量齊魯短長。自此以後。如宋襄。晉悼等事。皆是論伯事業。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。爲伯者作耶。若是爲伯者作。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。曰。大率本爲王道。正其紀綱。看已前春秋文字。雖脩。尚知有聖人明道。正誼道理。尚可看。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。更開眼不得。此義不可不知。

問春秋一經。夫子親筆。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

天下後世曰。某實看不得。問以先生之高明。看如何難。曰。劈頭一箇王正月。便說不去。劉曰。六經無建子月。唯是禮記雜記中。有箇正月日至。可以有事於上帝。七月日至。可以有事於先王。其他不見說建子月。曰。惟是孟子出來作閏。七八月之間。旱則苗槁矣。便是而今五六月。此句又可鶻突。歲十一月徒枉成。十二月輿梁成。是而今九月十月。今之做春秋義。都是一般巧說。專是計較利害。將聖人之經。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。如此不成聖經。却



成一箇百將傳。因說前輩做春秋義。言辭雖粗率。却說得聖人大意出。年來一味巧曲。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。說盡一部春秋。這文字。不是今時方恁地。自秦師垣王和議。一時去趨媚他。春秋義才出。會夷狄處。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。人却都做好說。看來此書。自將來做文字不得。才說出。便有忌諱。常勸人不必做此經。他經皆可做。何必去做春秋。這處也是世變。如二程未出時。便有胡安定。孫泰山。石徂徠。他們說經。雖是甚有疎畧處。觀其推

明治道。直是凜凜然可畏。春秋本是嚴底文字。聖人此書之作。遏人欲於橫流。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。寓其褒貶。恰如大辟罪人。事在款司。極是嚴緊。一字不敢胡亂下。使聖人作經。有今人巧曲意思。聖人亦不解作得。

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。炳如日星者。如成宋亂。宋災故之類。乃是聖人直著誅貶。自是分明。如胡氏謂書晉侯。爲以常情待晉襄。書秦人。爲以王事責秦穆處。却恐未必如此。須是已之心。果與聖人之



心。神交心契。始可斷他所書之旨。不然。則未易言也。程子所謂微辭隱義。時措從宜者。爲難知耳。

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。四代之禮樂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。春秋之書。亦經世之大法也。然四代之禮樂。是以善者爲法。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。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。豈非時措從宜。曰。是。又曰。觀其予五霸。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。

國秀問三傳優劣。曰。左氏曾見國史。攷事頗精。只是不知大義。專去小處理會。往往不曾講學。公穀考

事。疎然義理却精。二人乃是經生。傳得許多說話。往往都不曾見國史。

李丈問左傳如何。曰。左傳一部。載許多事。未知是與不是。但道理亦是如此。今且把來參考。問公穀如何。曰。據他說。亦是有那道理。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。如孫明復。趙啖陸淳。胡文定。皆說得好。道理皆是如此。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。當如此區處。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。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。盡堆在裏面。曰。不是如此。



底亦壓從這理上來。

孔子作春秋。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。所以公穀左氏。得一箇源流。只是漸漸訛舛。當初若是全無傳授。如何鑿空換得。

問公穀傳大槩皆同。曰。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。只是看他文字。疑若非一手者。或曰。疑當時皆有所傳授。其後門人弟子。始筆之於書耳。曰。想得皆是齊魯間儒。其所著之書。恐有所傳授。但皆雜以己意。所以多舛舛。其有合道理者。疑是聖人之舊。

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。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。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。却就其中多使故事。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。

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。以爲春秋皆惡之。楊龜山亦嘗議之矣。自今觀之。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。而褒貶之乎。今民泯泯芟芟。罔中于信。以覆詛盟之時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。恐非化俗以漸之意。曰不然。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。故曰君子屢盟。亂是用長。將欲變之。非去盟崇信俗不



可得而善也。故伊川有言。凡委靡隨俗者。不能隨時。唯剛毅特立。乃所以隨時。斯言可見矣。

昔楚相作燕相書。其燭暗而不明。楚相曰。舉燭。書者不察。遂書舉燭字於書中。燕相得之曰。舉燭者。欲我之明於舉賢也。於是舉賢退不肖。而燕國大治。故曰。不是郢書。乃成燕說。今之說春秋者。正此類也。

以上語類十八條

春秋例目。拜貺甚厚。其閒議論小國自貶其爵。以從殺禮。最爲得其情者。項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